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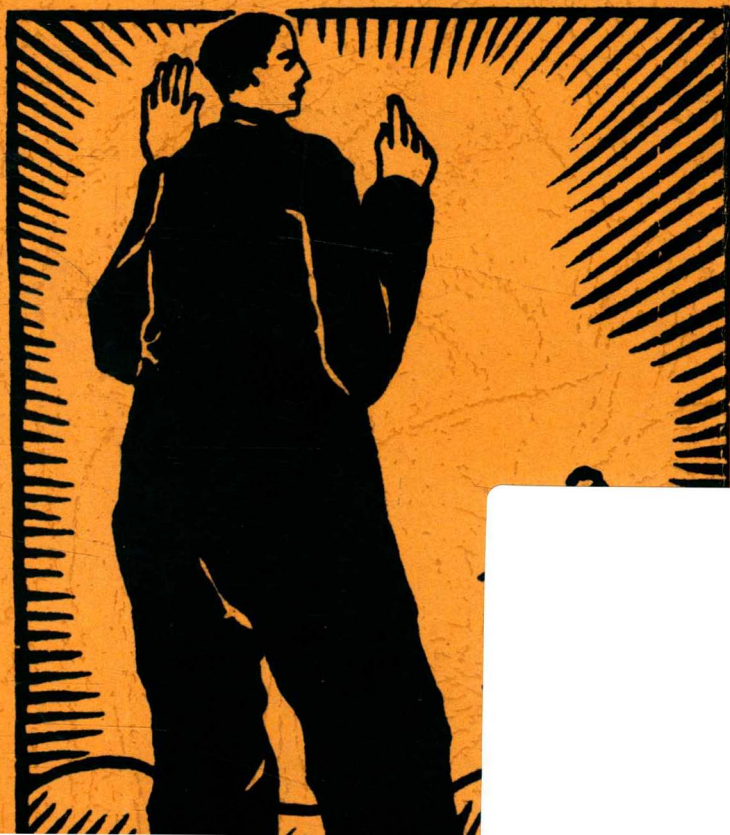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春光書店

1934

# 惡心黨

柯洛漣科著

適夷譯



世界文學名著叢譯

惡黨

柯洛漣科著  
適夷譯

上海

春光書店出版

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初版  
中華民國廿三年五月再版

實價大洋四角五分

(外埠酌加寄費)

# 惡黨

有著作權不准翻印

|     |      |   |
|-----|------|---|
| 著者  | 柯洛澍  | 科 |
| 譯者  | 適    | 夷 |
| 發行者 | 高鵬   | 天 |
| 出版者 | 春光書  | 店 |
| 印刷者 | 聯華印刷 | 所 |

總發行所

上海盤街交通路中  
電話九二一四號  
春光書店

門市部

上海盤街一八〇號  
電話一三三二號  
春光書店

## 一 廢墟

我六歲的時候，母親死了。母親一死，父親好似完全消沉在自己的哀毀之中，忘却了我的存在。有時他也憐惜小的妹妹，算是任着自己的意思，打算了她的幸福；因為妹妹的臉上，留着一種母親的影子。可是我却跟野生的幼木一樣，自然地成長着；沒有一個人顧念到我，也因此沒有一個人束縛我的自由。

我們的小村子，叫諸候村，這是屬於波蘭貴族中一個傲慢而貧窮種族的；波蘭上流社會那種豪奢生活的可憐的遺澤，點綴在與猶太人式錙銖必較的擾攘的問賣，互相混合着的永無休心的勞動之靜流中；完全具備着，這一帶西南俄羅斯每個小市鎮所共有的特徵。

如果你從東邊向這村子走來，那末，第一個映進你的眼臉裏的，定是這村中最大的建築物的牢獄，在池塘的惺忪的岸邊，村子靜靜地躺在你的面前；當你從崎嶇的大道，走向岸邊時，一扇古舊的村鎮的柵門，便把村子遮住。紅臉孔烤在太陽底下，簡直永遠是在甜睡中一般的懈怠的老卒，懶慵地拔去了門門；這麼一來，你看，也許起先你還沒有覺得，原來你已身入鎮中了。灰黑色的鉄柵欄，和推着垃圾山的空場，散散地排列在開着凝然視人般的暗沉沉的窗子的，霉腐半倒的小屋舍之間。再向前走去，便望見廣大的市集，猶太人「旅人休息所」的屋頂，閃閃在陽光之中，使市集很爲明朗；而幾宅行政機關的房屋，它那白色的牆壁，和挑起四角形的營房一般的輪廓，却顯出陰森森的氣靄。架在小河上的木橋，在你的馬車輪下，巍巍顛得跟老人一般，發出呻吟之聲，抖索着身子。過了橋，延展着一帶猶太街；商舖，零落的攤店，燒麵包的小屋等等，一並排地列在兩旁；

希伯萊的錢商們，把櫃子排在大遮陽傘底下。到處都是些垃圾堆和小孩子，包裹在街塵之中。可是再走一分鐘，你便通過了全鎮。白楊樹嗖嗖地在墓地搖曳，微風吹動田中的麥禾，又在路邊的電線上，奏出悵鬱的哀鳴。

上面說的那條架有木橋的小河，是從一個池子流進另一個池子，通過幾個沼澤和水潭，隔開了村鎮的南北的；那些池一年年地淺起來，結果被植物壅塞住，長幹茂密的葦草，終於在池子中，蕩動得跟大海的波濤一樣。有一個池子的中央，長着一個小島，在這小島裏，屹立着一座半成廢墟的古堡。

我記得自己老是懷着很大的恐怖，眺望這巨大的日頻毀滅的城堡；我陸續地聽到關於這古堡的，各種各樣的傳說和故事，一個更比一個地怕人。據說這島子不是天然成長的，是築於土耳其俘虜之手。「那堡子是建在骷髏上面的」，村中的老人們，慣說這一句話。於是在我的孩子的想像中，便恐怖地描摹出一種怕人的

景象：幾千幾萬的土耳其人的骷髏，高舉着祇有白骨的手臂，托住這小島，堡子，和金字塔形的撲普拉樹；當然是這種想像，越使我覺得這堡子的怕人。縱使是天晴氣朗的日子，當陽光和鳥兒的高歌壯大了胆，使我們想走到這堡子去時，它也常常會突然地，把我們投入瘋狂得噩噩一般的恐怖之中。一扇扇窗子的黑洞，張開猙獰的大眼，凝視我們的頭上；好似有一樣神祕的，器物撞動的聲音，流蕩在荒涼的屋子之中，跌下石粒和牆屑來，驚醒沉默着的樹怪。這種時候，我們總是頭也不敢迴一迴地，一溜烟逃回來。直到以後，還似乎在耳朵裏，響着門戶推闕，和格格猶笑的聲音。

尤其一到秋的夜晚，當巨人般的撲普拉樹，在從池面橫吹過來的狂風，一邊搖擺一邊歌唱的時候，恐怖便從島上伸展到我們這邊來，罩住了全個的村子。

—— Oi Vei mir! ——猶太人們一邊發抖，一邊嘴裏喃喃地唸。敬畏上帝的

老頭兒們，不歇地在胸頭畫十字；連我們那位鄰人，自以爲有魔鬼一樣大氣力的鐵匠，都走到自己家中的小園子裏，一邊畫十字，一邊屏住呼吸，喃喃地祝禱彼世靈魂之平安。

灰大鬍子的耶奴雪，因沒有住處，棲息在這堡子的地底室裏，他老是拉住我們，說在這種發大風的晚上，很清晰地聽得見地底下的呼號聲，這是土耳其人們在吵鬧，骷髏和骷髏互相撞動，罵他們那波蘭主人的殘暴。這時候，堡中的大廳裏，島子的廣場上，朗朗地響着軍器鏗動的聲音，王候們大聲召集他們的部下，在大風的咆哮之間，夾雜着馬蹄踐地聲，佩劍鏘鏘聲，和口令呵喝聲。——耶奴雪這樣地講着；不但如此，他還說，有一次曾經親眼看見現在這伯爵的曾祖——這位以暴虐留了不朽之名的舊領主——騎在一匹悍馬上出現，他騎馬到島的中部，大聲怕人地詛咒：「閉嘴，地獄的狗胚，不許亂叫，快閉住嘴。」

這位伯爵的後人，好久以前就捨棄了世代相傳的產業，把伯爵領地和堆滿在他們寶庫中的財寶，一濟讓渡給橋對岸猶太人的手裏，於是這光榮血統的最後代表者，便在離鎮不遠的小山上，建造了一宅很普通的白色房子。在受輕蔑而威嚴的孤獨之中，度他們那無聊而虛榮的生活。

那是很稀有的事，跟那古堡和小島一樣，同如陰森的廢墟的老伯爵，有時騎着英吉利種的老馬，在我們村子裏出現，和老伯爵並騎的，是身幹細長的公主，她騎在馬上，穿着一件玄色的騎馬服；後面的一匹馬上，是恭恭敬敬跟在他們背後的馬夫。這位身份高貴的伯爵公主，犯着永遠孤鸞的命運，和她同樣出身，配得上她的青年，都卑顏屈膝地跑到外邊去找外國富商的女兒去了，不是把世代相傳的城堡委之荒蕪，便是賣給了猶太人，讓他們去胡亂措置。而展開在這小山之麗的鎮上，所有的青年們，却沒一個想抬起眼來，望望這位美麗的伯爵公

主的。我們這些孩子們，一眼望見了這三個馬上的影子，便從街巷的軟塵中跑出，小鳥兒般地急忙躲進自家門口，張大着充滿好奇與恐怖的眼，目送着這可怕的古堡的，陰氣的主人翁。

鎮西的小山上，在朽腐的十字架與倒塌的墓石之間，兀然地屹立着一所年久失修的老教堂。這是山下一個村子裏的人造的，從前，這教堂的鐘雖然粗軋，也還叫攏了一班衣衫楚楚的鎮裏人，和腰懸刀子的近村農家中的農民，在這兒會殺；鎮裏人手中拿一條司的克，代替腰間的刀。

從教堂前望去，可以望見那島子裏的，莊嚴堂堂的大撲普拉樹，可是堡子却好似生着氣，也許是不屑，躲在撲拉樹的綠蔭後，不和教堂覷面。祇有西南風從叢叢中吹起，吹上小島，搖動喟嘆的撲普拉樹時，頑固的城堡，便不得不把陰沉的眼，投向那小小的教堂。可是兩者都已是無生命的屍骸：朦朧的古堡之眼，早

已不能再反映落陽的斜暉，教堂的屋頂上，也不再吐出聲調悠揚的銅鐘之音，祇有喧囂的貓頭鷹，在屋椽間高唱深夜的不祥之鳴。

可是自來把那高慢的城堡，隔絕這平凡的教堂的，由來已久的歷史的溝渠，則在它們兩者死了之後，還繼續存在着；這便是寄生於這腐屍中，占據在它兩者的圓屋頂下，大廳，地底室的最安全的角隅上的蛆蟲，腐蝕這些無生命的房屋的蛆蟲，便是人。

曾經有一個時候，這古堡毫無限制地，作了無家的窮人們的避難所。在街頭受雨露的欺凌，無一片棲足之地，遭逢殘暴的運命，以某種原因，無力化些少的錢，在夜長及暴風雨的天氣中，爲自己找一個蔽身的屋頂和取暖的薪火的，這種可憐的人們，都跑到這島子上來，把自己那千瘡百孔的身心，鑽進這快要倒塌的廢墟的角隅中。——他們對於這種接待的代價，僅祇冒着幾時也許會活埋在磚瓦

與橡木之下的危險而已。所謂『那人便是住在堡子裏的人』這一句話，意思即指爲人生最落魄的情況。這古堡高高興興地招待了一班困於流浪命運的人——落魄的文人，疲於人世的老婆子，無家可歸的流浪兒，而加以蔽護了。這班人便剝蝕房屋的內部，撓破地板和天花板，拿來燒爐火煮吃食——說是吃食，而實不過胡亂地滿足了他們生活機能的東西吧了。

終於，是有一天的事，棲息在這屋頂下的同伴之間，發生了不和。那時候，曾經作過伯爵下役的老耶奴雪，閉門杜撰了假聖旨般的東西，把全權掌握在自己的手裏，說是要盡力整頓起同伴間的秩序來。於是好幾天之中，島上發生了可怕的紛亂；曾經有時以爲土耳其人會打破地牢，向他們的波蘭暴君復仇的耶奴雪，把廢墟中的居民，區分做綿羊和山羊兩種，綿羊可以照舊留在堡裏，幫耶奴雪驅逐不幸的山羊。但山羊們很倔強，還想拼命反抗，結果沒用，發生了內奸；而且

最有力的還是警察的力，秩序終於重新在島上恢復了。於是堡子裏的氣象，便一新耳目地變成「貴族氣」了，照耶奴雪的打算，祇許「良善的基督教徒」（即羅馬加特力教徒）留在堡裏，而且他們之間的大多數，還是伯爵家從前的僕傭，或僕傭的後人。他們都是些穿着破爛的長外套，長着大的紅鼻子的老頭兒，否則，便是身上鄭重其事地穿戴着幾乎已完全沒用了的老式帽子和外套，作着怕人的臉的，多嘴的老婆子。他們組織了各式各樣而團結堅固的團體，一手壟斷了叫化這門買賣。每星期的六天中，這些公公婆婆們，總是一邊嘴裏喃喃地唸禱告，一邊走遍全村中最有錢的人家去造謠生事，訴說自己的苦命，噴出許多眼淚和嘆息；可是一到禮拜日，他們立刻換了一副樣子，變成西南俄羅斯一帶，從加特力教戶藉一脈相傳的長血統的，血統中最高貴的人了。在教堂裏，以「耶穌」和「聖母瑪麗亞」的名義，昂然無愧地接受別人的供奉。

當這次革命的時候，聽見了從島上傳來的哭喊之聲，我曾經和幾個同伴一同跑去看了。我們躲在撲普拉樹的大幹子背後，望見耶奴雪正站在一隊紅鼻子老人和醜惡瘋狂的婆子之前，驅逐一班命該從堡子逐出的居民。黃昏一陣陣地濃厚起來，雨點從壓在撲普拉樹梢的雲硯中落下，幾個不幸的，身上穿得着不堪想像的襁褓的人，正在焦灼悵惶。一種令人酸鼻的景象，還徘徊在島的四周；小孩子們像洞裏趕出來的小烏龜一樣，還想鑽進目不覓見的堡中的角隅裏去，而耶奴雪和他的助手們，却大聲怒吼，揚着棍棒和草扒向他們恐嚇。同樣拿着實木棍的警察，說是嚴守武裝的中立，其實明明是勝利者方面的同黨，站在一邊不作聲。終於這班不幸的人們，永遠離開了這島子，跨過木橋，一個個地，吞進陣陣夜雨的暗陰中去了。

自這值得紀念的一夜之後，從來給我以漠然美麗宏偉的印象的耶奴雪和古

堡，便在我的眼中失却了他們的魅力。在這一夜以前，我總愛走到島上，或從遠處遙望這灰色的堡壘，和它那蒼蒼蒼的屋頂，作種種的玄想；一看見堡裏的居民，穿着形形色式的服裝，走出燦爛的陽光中，打打呵欠，咳幾聲嗽，畫十字，我便當他們跟環繞着全堡的氣笛一樣，是帶着一種神祕性的人，不禁在胸頭吹起敬意。「他們每晚上是在那地方的。」我這樣想：「當月光射進破窗，風在那大廈中呼嘯的時候，那兒發生些怎樣的事，他們是完全可以親眼目睹的。」我尤其愛聽耶奴雪講故事。他老是蹲身在撲普拉樹底下，帶着七十老人的健談，給我講這日傾倒坍的房子的過去光榮的歷史。這過去的形象，泛上我這孩子氣的想像前，在我心中，吹進了對那陰森的壁堡內部的往昔生活之嚴肅和憂鬱的感覺，及漠然的同情；我所不能知的一種往昔羅曼諦克的陰影，像大風天的淡雲，掠過遼廣的原野般地，散滿在我幼稚的心中。

但是從這夜以後，古堡和他的居民，却以一種另外的景象，出現於我的眼前了。第二天，當我在島子附近碰見耶奴雪時，他把我叫近身邊；他說像我這樣『有名譽的兩親的孩子』，以後可以不必忌憚，時常到島上來玩，因為現在住在島上的，已都是安分的人了；他還拉住我的手，要帶我到島上去，可是我却幾乎哭了出來，掙脫了自己的手，拔起腳來就逃；這古堡實已使我不勝厭惡了。堡子上層的窗洞，已障上了木板，這底下，由一班『穿着外套載着帽子的人』支配着了。裏邊匍匐出幾個老婆子來，使着令人作嘔的口腔，對我阿諛，同時又七嘴八舌地互說別人的壞話。我真覺得奇怪，為什麼那位在大風之夜，怒罵土耳其人的老伯爵，會容得住這班老朽陳腐的雌頭。總之，我永遠不會忘記，這班得了勝利的居民，驅逐他們那不幸的同伴時那種冷酷的兇殘；而且我每次想起那些受欺凌於雨露，連一片屋頂都喪失了的可憐的一羣，我的心便戰慄起來。

老實地說，這古堡第一次教訓我以一個很大的事實，便是尊貴的人和卑鄙的人，其相去不過一步之差吧了。在這古堡中認為尊貴的人，全都是披了一層薄紗的卑鄙人，這種人正是令我們厭惡得難受。而對於這滑稽的對照，令我感到興味這一會事，却是過於尖銳地，傷殘了我的童心。